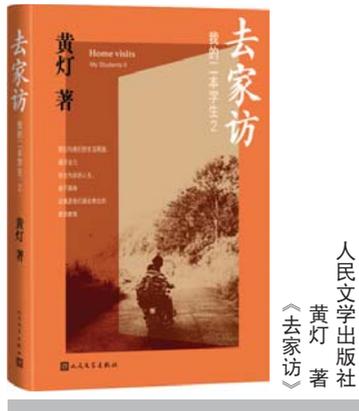


教育图景的丰富呈现

□翟晓菲

2020年,黄灯的《我的二本学生》出版。作者从自身的教学日常写起,通过任教公共课、当班主任以及“导师制”等不同的教学形式,尤其是在接受学生求助和咨询等琐碎的职业体验中,获得了学生群体成长的第一手资料。该书引发了社会对二本院校学生群体命运的关注和理解。作为教育者,黄灯始终关注着学生们的成长历程,《去家访》是《我的二本学生》的续篇。新作记录了她在2017年至2022年走访学生家庭的经历、见闻、感想和思考。作品通过具体而微的实地考察,真实呈现出学生们的心路历程和未来发展方向。同时,通过记录学生父母对人生与教育的感悟,反映了普通家庭以孩子教育为核心,深度介入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,呈现出更为丰富、立体、完整的教育图景。

面对就业难的现实,黄灯对学生的未来出路不免担忧,求学和就业便成为家访的重点。不同于课堂上同质的印象,当学生回到熟悉的故乡、亲人身边,原本被遮蔽的个性、野性、力量逐渐苏醒,呈现出踏实、充盈而从容的生命状态,散发着向阳而生的蓬勃活力。他们不再符号化地成为大众话语对青年形象的想象表征,而是带着各自细密丰富的成长细节、波澜壮阔的心灵图景,呈现出独特而鲜亮的具体形象。黎章韬、罗早亮等对于返乡就业表现出少有的接纳和安宁,大学教育负载的溢出效应,让他们少年时代朦胧的梦想,在现实的显影中日渐清晰和倔强,对家乡的赤子情怀令其生发出充沛的生命元气。莫源盛、何健等对文学理想的强烈坚守,在浮躁不定的环境中珍贵而难得,相较于找到一份解决生存的工作,依附于梦想之上牵引而出的力量和韧性,才是他们笃定人生的锚点。生活的历练与实践,赋予于魏华、廖文瑜等果决的行动力、创造力和敢于担当、富有责任感的优秀品格,为他们的人生揭开了崭新画卷……这些学生都在狭小的社会缝隙中找到了立足之地,显示出年轻个体应对时代变化的主动性和力量感,这让作家稍感欣喜,也备受触动,



青年学子彰显出的自我成长愿望,就如同高昂的向日葵花,携带着青春的热情和内心的浪漫,超越现实的无奈与困顿,在中国大地灿烂地绽放。

普通家庭的孩子走进二本校园,看似平常,却凝聚着两代人的不懈付出,不仅需要学生自己的竭尽全力,背后同样离不开父母不遗余力的托举。张正敏以摆满一地的近两百支圆珠笔,清楚地还原高三的紧张和疲惫,而让她“一路从最农村的地方爬到了城市”的,是妈妈远走他乡、颠沛流离的打工支撑;何健12岁开始独自留守农村,从上学到生活,不仅要抵御外界的干扰、诱惑,还要面对独自一人的孤独、害怕,而父母在外奔波迁徙中,除了劳累,还要承受疾病的侵袭。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展现出惊人的重视,不计代价的付出和无与伦比的耐心,孩子在漫长甚至颠沛的求学生涯中,要自主地抵抗生命的惯性消耗,才拥有在夹缝中突围的可能。外出打工、亲子分离、城乡融合、教育期待、孩子就业等具体情节,共同映照出宏大的社会转型历史,也演绎着个体奋力向上的生命故事。抵达现场,让作家看到了那些被湮没的场景和被遮蔽的细节,在“重重叠叠山,曲曲折折路”的成长褶皱中,看到更为立体的广袤大地和教育图景。

教育自古至今都承载着家庭的灿烂期待。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开端和土壤,对一个人的成长、做事、谋生具有重大

影响,而情感滋养与日常生活就是家庭给予孩子最重要的教育资源。和睦、温情、向上的家庭氛围令黎章韬生出对故乡的眷恋,也成为牵引其返乡的情感动因。廖文瑜、何健之所以有勇气追逐梦想,正源于他们与父辈和祖辈之间深刻的情感链接。同时,渗透在父母生计的“劳动”作为教育资源浸润着孩子们的价值建构。廖文瑜在小学阶段就开始做活——剪螺蛳、剥虾皮、挖扇贝,初高中暑假外出打工,“回家就干活,一有空就干活”成为她漫长求学阶段的基本形态,也培育出冷静、韧性和担当的优秀品质。罗早亮童年时期通过劳动承担家庭责任,做饭、放牧、照顾弟妹、田里劳作,在切实的劳动实践中体会质朴的价值理念,获取感性的生命经验,这些都成为他成长的养料,帮助他更好地获得内心和现实的安稳。此外,黄灯还对传统村落蕴藏的教育资源给予积极关注,潮汕地区绵延的历史习俗和生活方式,以零星又持久的濡染,形塑着学生温柔敦厚的人文气质和通达的人情世故,润物无声地发挥着学校教育无法抵达的功能,考察与反思间颇具“礼失求诸野”的意味,也是“生活即教育”思想的现实写照。

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:“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,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,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”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播、智识提升和技能训练,而是唤醒,是点燃,是启发,是浸润,是交融,是包容。而洞悉彻知,往往在感情基础深厚的事物上一触即发。传统村落的宁静气息、田间地头的劳作和温暖包容的亲情陪伴,蕴藏着最容易被激发的丰沛的生长力量,事实上,是很多光阴的秘密在支撑一个人前行。在这些个案中,学生们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,破除现实成功学的禁锢,从与生俱来的对故乡、对生活、对自身的一往情深开始,逐渐滋生进入社会、立足大地的韧性和勇气,成为与理想亲和、有务实精神的时代青年,并促成教育最为核心的环节——自我教育的达成,“此后幸福地度日,合理地做人”。

(作者为保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)

人类文明的诗意

□吴明

作家张炜以往之作以长篇、短篇、散文为主,长诗作品则有《铁与绸》《不践约书》《皈依之路》等,这几部作品多以爱情为线索,在历史长河及故乡海边穿梭,打捞过往的浪花。而新作《爱琴海日落》则是全新的题材、全新的视角,用诗歌形式来写读后感,解读西方经典《尤利西斯》。

张炜以他独特的思维、诗人的灵敏,用长诗诗歌的形式解读《尤利西斯》,同时带来《奥德赛》,匠心独具让两部经典并联,给现代表现主义与古典史诗搭起鹊桥,两者融合贯通,带领读者在抒情、历史、时空交错中穿越。通过细腻富有感染力的笔触,作者将《尤利西斯》中的纷繁人事、复杂情感、生活哲理以诗歌解析呈现给大家,使得读者在欣赏诗歌的同时,也能更加深入地理解这部文学巨著。

在《爱琴海日落》中,作者联想丰富,调动组合能力强,将《尤利西斯》与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、历史人物以及现代社会现象相糅

合,使作品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,更充满了跨越时空的思想碰撞、东西方上下几千年的文化交汇。例如,“弑父者启程时天色迷蒙,黎明还在身后,猿声啼不住的两岸/一片混茫,尚未升起李白的炊烟”“这边厢也要如法炮制,孔子/失意的司寇,风光时,诛杀少正卯/牛车马车的奔走,银杏树和路边餐/寥寥无几



《爱琴海日落》张炜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的弟子和寒冷的西北风”。恣意飞扬的联想,使得读者在阅读中走进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之旅。这种联想不仅拓宽了读者的视野,体会到人类文明的博大精深,生命的无限可能,更让读者的思绪在阅读中跟着作者一起飞翔。

文学是语言的艺术,语言是文学的生命,诗歌则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,诗歌的生命力更需要丰富、鲜活、灵动的语言注入。《爱琴海日落》诗性的语言丰富生动,以抒情的诗句、现代的流行语、民间的俚语、流行的口语涵盖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,形成作品独有的语言格调。

其中俚语的加入,让读者体会到阅读的快乐。贴近生活的语言风格,让那些原本超然在上的诗歌变得平易近人,充满了生活的温度与情趣。“那真不是闹玩儿的,那东西一划拉一切也就结束,诱人的血案发生了,呜哇乱叫的车子和警戒线拉起来”,这样的描述,带着街头巷尾的生活场景,瞬间将读者拉入紧张危险的气氛里,刺激视觉神经,直达心底,不仅消融了读者与作品的距离感,更以一种独创的方式,赋予诗歌鲜活的灵魂,让每一行每一个字都喻满诗意。即便是放下书本,那份震撼人心的真实感也犹在眼前。

张炜的《爱琴海日落》无疑是一次全新的创作,也可以理解为是在萧乾、文洁若、金堤等翻译家前辈之后,推出的一种诗歌体的译本。张炜在解读《尤利西斯》时融入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和情感体验,将这些见解和体验以长诗呈现出来,作品不仅表达了对前辈译本的敬意,亦展现了他对于文学创作的理解和感悟。

(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)

“童心”之中见“真心”

□刘嘉琛

“人”,笔画寥寥,却蕴含无尽深意,是书写时最易落笔却最难臻于完美的字符。

时光流转千年,人类在不同的道路上探索自我:一些人选择向外探寻,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见识了人性的千变万化,从而领悟到一个更加宽广而深刻的人类本质;另一些人则转向内心深处,通过自我反省与灵魂对话,在细微之处发现宏大真理,由小见大,逐步接近对生命真谛的理解。当我们翻开那些文章诗集时,一个个姿态各异的“人”跃然纸上。若问哪个字最能体现“人”的本质,李贽笔下的“人”字无疑占据了一席之地。为何他的“人”字如此独特?这便需要我们细细品读《童心说》。

在《童心说》中,李贽以其深邃的洞见阐述了“童心即真心”的哲理:“夫童心者,真心也。若以童心为不可,是以真心为不可也……失却真心,便失却真人。人而非真,全不复有初矣。”他指出,童心乃是未经世俗玷污的纯真之心,是人性中最宝贵的部分。一旦失去了这份纯真,人也就不再是真正的自己,变得虚伪和矫饰。李贽倡导保持童心,实际上是在呼唤人们回归内心深处那份原始的真诚与纯净。他认为,唯有葆有一颗赤子之心,人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坚守自我,活出真实的风采。这种对本真的追求,不仅彰显了李贽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,也为后世留下了关

于如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“人”的至理名言。正是这种对真实自我的呼唤,使得李贽所描绘的“人”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和独特的魅力。

在李贽眼里,“童心”即是人天生的未受任何干扰的那颗绝对真诚的真心,而当人接受了越来越多的后天知识后,这颗真心便被掩盖了,被这些“知美名之可好”“知不美之名之可丑”的知识堵塞了,一头扎到了故纸堆中,“务虚”的人们自然就愈发地远离了自己的“童心”。

想到此处,心头为之一震,不禁联想到今日之青年。他们关注社会公正与公平,揭露企业违法行为,推动校园欺凌事件的妥善处理,处处可见他们的身影。这些青年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正义,促进社会公正。再看那些投身支教事业的青年,他们将知识的火种播撒到偏远地区,不仅肩负起教书育人的重任,还致力于改善孩子们的生活环境,为他们打开通往广阔世界的大门,点燃未来的希望之光。无论是翻山越岭为山区孩子送去书籍,还是在简陋的教室里耐心讲解,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教育的使命。更令人感动的是,这些青年胸膛中跳动着一颗未经名利污染的“童心”,这份纯真与真诚驱使他们将满腔热血倾注于祖国的每一个角落。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,无论是繁华还是偏远,都能看到他们奋斗的身影。他们用行动诠释了李贽所倡导的“童心”精神——保持内心的纯净与真诚,勇于追求真理,

不畏艰难险阻。

当然,李贽之“童心”也并未能跳出时代的圆圈,归根究底,他的“童心”仍然是向内的,所追求的依然是“明心见性”。

尽管李贽的思想本质上是唯心的,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汲取精华。《童心说》中,“童心”即本心、真心的理解,强调为人应当保持“童心”,做一个真诚的人。这种思想在今天依然值得学习和借鉴。当今社会常有人感叹人心不古,那么为何不借古人的智慧来启迪今人呢?如果师生能够以真心相待,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调整教学,学生也能向老师倾诉心声,不必独自承受压力;如果医患之间能够以诚相待,医生可以放心施治,患者也不必担心医生有所保留;如果人人皆能保持赤子之心,真正做到“我将无我,不负先人”,那么前辈们所梦想的那个美好世界或许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。李贽的“童心”思想不仅是一种个人修养的方式,更是一种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。通过回归内心的纯真与真诚,我们可以在现代社会中找到心灵的安宁,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信任,共同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。

守“童心”,为“真人”,这是一条知易行难的道路。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中,保持内心的纯真与真诚并非易事。然而,唯有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信念,我们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,不负历史、不负先辈、不负时代。

(作者为山东大学尼山学堂学生)